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二十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羣書拾補曰者字衍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羣書拾補曰夫字衍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

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羣書拾補曰景帝之三字衍並上脫景文二字宋志作文景誤倒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等奏宋本無奏字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

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宋志以作已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會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宋志作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勤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勑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艸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羣書拾補曰宋志作佹通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

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宋志作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眾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槀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

自勝柰何柰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御覽五百四十七漢晉春秋云初文帝之崩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為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為耶若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

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經行孚等重奏曰羣書拾補曰又詔曰下宋志云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爲梓宮所棄遂離衰經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云云似難節去下亦同又宋志至謙之志下有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二十字宋志奏下無曰字上文已無日字此衍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

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釋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羣書拾補曰百姓宋志作庶僚是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羣書拾補曰衰經下脫近臣期服當復受制八字案詔有羣臣自當按舊制語則此八字必不可節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孚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

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凷草軺轜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四月己亥祔葬文明皇后以六月甲申朔推之則己亥乃四月十五也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

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絶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州土卒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羣書拾補曰何爲上脫此身二字宋志上文無耳字疑即身之誤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

止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荅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崩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伋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

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末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通典一百御史中丞譙王恬議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

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
以茲言之可不爲兩月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
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
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
除於禮爲允
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
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擧遠日之義越祥忌
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
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啟曰或以
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
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
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
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略而不

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周家祿校勘記曰非疑如何句疑有脫誤禮疑重從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羣書拾補曰則字衍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五禮通考一百二十六曰孔子稱三年之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晉故事國有大喪元會輟樂者三年於禮爲合若

惠帝以愍懷之喪未除而元會廢樂摯之春秋叔向譏景王之義亦爲允協蓋晉時儒者以凶禮爲亟儀禮喪服一篇專門訓詁者亡慮十數家故國有大喪尙能據禮是正鄭王諸大儒之流風猶有存者未可概以清談薄之也

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尙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尙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

子亦從制俱釋服羣書拾補曰制上脫權字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

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

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寍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

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

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
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
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
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
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
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
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寙自從廢諒闇之
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
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泰始書籍率意而

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宋元本無制字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愼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

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閒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

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羣書拾補曰案此皆禮器之文本作順而討討者去也以去易明故易之耳存諸內而已禮云非幷玉帛之謂喪云唯

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兆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傍偟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益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周家祿校勘記日制上脫終字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羣書拾補曰議疑當作義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

合時通典八十二摯虞答杜書曰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日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有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爲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通典八十引暢垂申杜元凱奏復申杜元凱議二篇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爲追

制服或以庶母慈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敎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諸史攷異二日案成帝紀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則周忌當在咸康八年三月康帝紀建元元年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詔日君親相准名敎之重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日適事實弊薄之始義弗可矣志以成帝周忌爲杜皇后周忌又錯舉其月其誤甚矣固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啟先

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於是從之

通典八十二引克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神太孫殤服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劒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劒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

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劒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以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槀車乘車羣書拾補曰槀車士脫道車二字通典有以載生之服此

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旣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衔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

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沈垚晉書賀循傳書後曰是但知兄弟之親不知受重者必服尊服之禮也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

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羣書拾補曰當重一無字）敦旣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遂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羣書拾補曰燕公上當有一言字）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爲從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

疏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通典九十三爲下有臣字）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羣書拾補曰禮當作制）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

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羣書拾補曰以尊者當作與尊者古以與亦通用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

禮遂積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著十八年又上言去年上自頭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案通典八十二日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悅議倉部郎許穆議吏部郎劉重議祠部郎曹處道議尚書謝奉議文繁不備錄興寧三年故梁王薨又所生母喪亦求三

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

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
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
宗之義自頭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
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積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
謂宜聽胥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
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裼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
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漢
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
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

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通典八十一摯虞决疑注日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側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日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荅日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

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爲屠蒯所譏如遠所啟合於古義咸寍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升平元年帝姑盧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通典一百四十七引作博士荀訥曹耽議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廿二史攷異二十日按本紀是年九月扶風王駿薨非亮也武帝並舉哀三日而已

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

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爲周禮作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與世隆而闕衰殺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絶碁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

皆絶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倣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

之制也羣居則絰出則否御覽五百四十七引摯虞所新禮議作出則絰居則否

謂弔服加麻也通典一百一引摯虞駁曰 先聖爲禮必仲尼聖師止弔服如麻

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

爲缺御覽五百四十七引摯虞新禮議缺作疑 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

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

暫學之師通典一百一引摯虞駁作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

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

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

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初學記二十六車灌晉循𦒿作復山陵故事曰梓宮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複衫五領白紗衫六領白紗縠衫五領又口梓宮衣服有細絳雙裙六腰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

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周家祿校勘記日魏氏金璽上當補易字以皇帝密璽綬易去魏氏所封晉王金璽也晉宋書故日宋書禮志二魏文帝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於壽陵埏首晉書山濤傳策贈司徒密印新沓伯密印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密

章此皆其人功德隆重特酬殊典晉諸臣中更無此比
蓋蜜璽放于金璽而蜜章又放于蜜璽也謂之蜜者古
人謂鐃蠟爲蜜栞側蜜蠟以爲印章納江左初元明崇
諸義中亦猶用明器之意爲觀美耳
儉且百度州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御覽五百五十二江廸遡之湜泓表曰
昔康皇帝元宮內竇奩烏粥此蓋太妃因己之情
實違先志累世之法令永欲以爲故事用此二物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
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
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
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
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
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

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

始死監本作死者裏監本作表宋志作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御覽五百四十入禮論曰問改葬立凶門否蔡謨答云改喪若停喪謂應有凶門晉宋書故曰按禮志所說凶門殊未明了其柏歷門又鉄其形若如范堅之說凶門則似今之引魂幡以帛爲質以木爲匡樹於門外以表喪臨葬揭於竿頭以引行柩庶既之家以楮紙或桑皮紙爲之聯綴上下或立松樹一株綴紙其上以引魂爲名臨葬亦以引柩樹之墳旁恐此卽凶門之遺像然審如此則是二者所需費固無多晉成后喪以大爲煩費停之然則凶門之制必非但如禮志所說而柏歷門復不知何狀也據孔琳之傳請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亦云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兼以游費實爲民患云云又言自天子逵於庶人則自大明禁斷以前其制蓋通於上下矣胡承珙與郝蕤行書曰案凶門柏歷雖末的知形狀據通典云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詔於西堂設菰蘆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

書禮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西上閤此似因陳設廷家故爲煩費如今之貴家大族治葬者以席爲門庭戶牖陳設具備亦有費至千餘金同數百金者也又隋書禮志云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開皇初太常卿牛宏奏凶門豈設重之禮請革玆俗弊詔可蓋至是始禁斷也是時又詔曰亟壞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埽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帝紀后妃傳俱在五年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羣書拾補曰下脫五供畢以次

上陵七字據續漢志補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通典五十二繫作繼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眘同友執率情而

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御覽七百七十五晉起居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常與帝俱出拜陵尅日尚書江虨啟日太后乘輦輪車以輦爲副詔曰故當乘輦至建平陵門外易載通典一百二日永和十二年王彪之上言附陵皇太后服日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右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宋志衣下有袷字）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

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為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羣書拾補曰通典先叙王毖事起此處云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全晉文注曰案言疾二字有脫誤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

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通典八十九謝衡議曰毖身不幸去父母遠謫妻子妻于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己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通典八十九許猛議曰絕有三道有義絕者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其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爲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無前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故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惟命矣依禮記昌惟宜追服其兄耳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案劉智爲劉寔弟誤衍一安字否則安上有脫文或別有一人也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碁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

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羣書拾補曰當重一嫡字）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泰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絶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

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羣書拾補曰以定典禮下刪創不明據通典補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爲內子二十二字下文推姬氏之讓方有根黃昌事後漢書本傳不載通典云見風俗通今亦逸黃門侍郎崔諒荀愷中書監荀勖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案通典八十九司馬李苞議王昌前母服云古無二嫡宜如溥駁又引程咸王昌前母服議本志均失載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羣書拾補曰大疑誤或是謂字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

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茍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
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
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
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
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没世之後追計二母
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爲
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
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衞恆議或云嫡不
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
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

令有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絶死絶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悲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絶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羣書拾補日何則疑倒當有爲字周家祿校勘記日當云則春秋何所善也論者謂地絶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絶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

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𡙇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𡙇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據又駁粹曰喪從寍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

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敎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無惡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

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爲設令有人於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己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羣書拾補曰見下當有者字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冒不制

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下太常報楙奉行制日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毖與前妻終始永絶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

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共母且玆二妻並以絶亡
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
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玆之事有爲爲之也
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羣書拾補曰下有字衍不可求以循常之
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
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
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
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
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
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

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
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恆通于服絕之制可
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
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
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
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
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
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
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
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

敎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毋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毋丘氏别舍而不告絶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

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禮而得

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

中書監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䨱爲陳氏服嫡母之服（羣書拾補曰通典無字字元䨱通典疊文下並同）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䨱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䨱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

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五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離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

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畱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

皆依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槃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

陷沒寇難蕩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通典八十九作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羣書拾補曰通典作暉蓋詵子也）以事

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
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
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
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
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
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也為詵也妻則為
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
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
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為
母者亡猶母之况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

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没賊尚有生冀誂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誂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羣書拾補曰不勝二字衍誂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誂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豈可以誂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衆議貶議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通典

八十九引有倉曹參軍王羣議虞昣議行參軍諸葛瑒議戶曹掾談劇等博議案王羣之議以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絕所謂毀譏太峻也虞昣之議與卹期相合諸葛瑒謂宜齊之以法則不能緣情準禮矣

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通典一百四引此奏此句下有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一句故郭奕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通典一百四引作侍中王濟與羊璞成粲等議夫無窮之祚名謚

不一通典一百四此句上有案主者議諡避帝而不避后既不循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歟句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恐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羣書拾補曰固疑故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通典一百四王欣之表曰伏尋太康中郭奕諡

日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桒通典引徐邈君臣同謚議亦是年所上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通典一百四太元四年尚書奏曰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達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故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彝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世說假譎篇注溫氏譜曰嶠初娶高平李暅女中娶琅邪王詡女後娶廬江何邃女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爲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爲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

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設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爲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爲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

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通典一百四王彪之駮彭城李太妃謚議曰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己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琅邪武王諸葛妃恭王夏后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性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遺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

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
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
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
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
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啟莫知其極夫皇朝
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
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
之從之

晉書斠注卷二十